



日本指揮的中流砥柱 **大植英次**





**大**植英次15岁师从日本资历最老的指挥大师斋藤秀雄，之后应小泽征尔之邀，赴美国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学学习。在坦格尔伍德，他还有幸结识指挥大师伯恩斯坦，后三次跟随伯恩斯坦在斯卡拉大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以及巴黎、莫斯科等地巡回演出。

在2005年，他亮相拜罗伊特，并指挥《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这对于他甚至整个日本古典音乐界都无疑是至高的荣誉，现在这一辈的日本指挥家不会有人比他的简历更“硬”了。大植英次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1990年他帮助伯恩斯坦在札幌创立了和平音乐节。如此规模的古典音乐节，无论在开阔市场方面还是作为年轻音乐家的平台，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岛龙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就是在札幌音乐节上。这件盛事对亚洲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极好的范例：如何能长期坚持营运一个音乐节，之后成为传统，对于推动古典乐的发展促进良多。

大植英次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在美国明尼苏达管弦乐团首席指挥（1995-2002），他是继奥曼迪、多拉蒂和马里纳

之后的第9位首席指挥，明尼苏达管弦乐团其实就是在水星公司留下大量录音的那个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大植英次和明尼苏达在RR公司留下了大量的发烧录音，某些曲目还成为经典的录音。有人说大植英次是小泽征尔的翻版，不过实话说大植英次风格豪放激情，富有活力，特别适合那些情感丰富细腻的作品，不过与小泽征尔相比，大植英次“路数”好像比较狭隘了。

2011年与大植英次合作过的宋思衡曾经说，大植英次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指挥家，这来自于他自身简单而朴实的生活。他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材质非常便宜。大植英次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所以他始终携带一本英文字典以便在失眠的时候翻看。他是一个博览群书而不太接触电子产品的人，这点值得所有音乐家学习。

从大阪爱乐创建者朝比奈手中接棒的大植英次，将于3月8日与广交合作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协同帅哥级钢琴家大卫·弗雷，一起演绎贝多芬第三钢协。



## 大植英次“回娘家”

文 / 许哲韬 图 / 星海音乐厅

有时我很纳闷，有些音乐家的确艺术水准比名次高，观众常常不买帐，但一般那些在电视或者CD上给大家留下过初步印象的音乐家，往往更能受到大家的青睐。是不是现在我们去音乐厅现场已经成为聆听音乐的最后一步？而有多少音乐家仅仅是通过一两张CD就建立了世界性的声誉？

作为乐迷，我早早就来到星海音乐厅了，来过晴波路33号的人肯定知道，在门口作曲家雕像中，左上方的正中央正是贝多芬，他似乎被其他作曲家簇拥着。有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贝多芬上演的次数高居不下。我们姑且叫这场音乐会为“贝多芬3+3”吧。还没开场，黑压压的观众群早已聚集大厅，据说本场音乐会的常规票全部卖光，并且星海音乐厅方面还加开了C、D区的票。好奇的我分析了一下观众，刚好当天是妇女节，

年轻的女性观众来了不少，估计是来看大卫·弗雷的。而那些上了年纪的男性乐迷们，估计就是来看大植英次的了。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两位音乐家早早就到了广交排练了。难得有音乐家在广州有如此充裕的排练时间。

先不管这些，还是坐定赏乐。大植英次还是穿着上次来广州的那件燕尾服，当然这件衣服很有来头，是伯恩斯坦送给他的学生大植英次的，生产于1920年，的确够环保。《科里奥兰》序曲的确非常适合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可惜就是广交有些分神，第一个音反应稍慢，花了一些时间才进入状态。再现部的处理在广交的水准之上，总比虎头蛇尾好。

接着万众期待的弗雷上场了。有多少人是光注意他的脸就忽略他指下的音乐了？贝多芬第三钢协第一乐章的开头有



3~4分钟是乐队部分的，我真的被吊足了胃口。但当听过他的演奏，只能说他指下的贝多芬如同他的脸庞一样似乎苍白无力。他的演绎实在是不对我胃口，乐队在大植英次的带领下稍稍乱了些（这与他整场音乐会都背谱指挥有关？）。广交不像卡拉扬棒下的柏林（李赫特版）那样强调重音，但始终保持着热情。但我坐在E区，钢琴的音量似乎只有pp-f，很难与乐队抗衡。大卫出名的是他如同古尔德一样的边弹边哼。可是古尔德弹奏时如同天使般的歌唱（特别是在巴赫的录音里）在弗雷这里变成了闷哼，这种对于贝多芬来说只是多余。这种略带沙哑的声音好在只在第一、三乐章中出现，而第二乐章对私密抒情段落的把握令人欣喜，显然乐队是和独奏家是有共鸣的（而且乐队似乎没有用弱音器）。大卫的加演曲目是两首巴赫，这下子倒没听到他哼了，但他的内声部很清晰，句法稍稍轻快些，这时的音量就完全符合巴赫的气质了。

下半场的大植英次的确令人惊喜，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名演无数，听过的乐迷亦无数，所以在现场演出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广交方面严阵以待，外聘的乐手悉数到场。大植英次先生从第一个音开始就以全神贯注的方式进行处理，许多细节被打磨得十分细腻。他手势明确，似乎丝毫不知疲倦，相信坐在台下的观众们看到他的指挥就如同阅读总谱一般，皆因他的指示连白丁也会心领神会。他对各个声部之间的协调能力的确出众，他令广交的演奏家们获得了手、脑、心的协调统一，处处体现了指挥家对于深刻诠释的探索。特别是在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中，那个幻想般的沉重步调和恰到好处的乐器强调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了，广交的铜管组还是有些老毛病，当然我也不会吹毛求疵，将这些瑕疵都过于放大。在此我要点名表扬单簧管的科尔内留斯·芬克先生（Cornelius Finke）他的投入和音乐表现力从他的肢体动作就能看出来，在我看来似乎单簧管吹得好的都会红脸，这并不是柏林爱乐单簧管的专利。此君实乃广交之宝。观众给予的掌声说明了一切，这种类似“回娘家”的待遇想必大植英次除了在日本外只能在广州享受到了。☞

